

四
南
浪
奇
甸



500
年
方
志
猿
迹
可
查

编者按

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有关它们的文字，在我国宋代的古籍中便已出现；500年前的海南方志，也有海南长臂猿的记载。而通过史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已证实海南长臂猿在海南岛上已经生存上万年之久。

外界对海南长臂猿的发现和研 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8年的一张合影中甚至可能留下了它的第一张照片。

在海南长臂猿的生境得到改善和扩大、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的当下，回顾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踪影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足迹，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这一热带雨林生灵。

中外对海南长臂猿的关注和研究，可追溯历史悠久。长期致力于海南岛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的专家颜家安，在其《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书文中提到，他调查了1511年至1934年之间的29种海南方志，发现琼州府、崖州、儋州等多种府志、州志、县志均记载有猿，可见分布之广，历史之久。

除此之外，颜家安推测，黑长臂猿并非本土成员。晚更新世大理冰期来临，全球变冷，海水结冰，海平面下降，海南岛与大陆相连，喜热畏寒的黑长臂猿通过陆桥迁徙到海南岛生存繁衍。三亚落笔洞遗址发掘有海南黑长臂猿的下颌骨及其牙齿。说明黑长臂猿在本岛的居住史有一万年以上。

在明代之前的文献中，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都提到猿。《岭外代答》记载：“援(猿)有三种：金线者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金线玉面皆难得。或云纯黑者雄，金线者雌；又云雄能啸，雌不能也。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杀其母，取其子，子犹抱母皮不释……援(猿)性不耐着地，着地辄泻以死……登木好以两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终日累累然。”周去非所描述的“援”即长臂猿，范成大所记与周去非相近，但“援”写作“猿”。

本岛地方志中，海南长臂猿曾以“援”“通臂猿”“乌猿”“石猿”等名称出现，其中“援”是“猿”的古称，“通臂”形容猿之臂长，“石猿”指猿之小者，“乌猿”则因成年雄猿通体黑色而名之。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俗称并不具备动物分类学意义，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一物种的认识十分有限。

猿史记录

海南长臂猿的调查古已有之

本报记者 刘婧姝



一对海南长臂猿母子。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刘咸在其发表的论文《海南长臂猿的重新发现及其学名的鉴定》中写到，1753年法国人杜阿也知道海南岛有长臂猿的存在，他在《中国记》中写道：“岛上产一种黑猿，相貌像人，特征清晰，种群稀少；其它灰色种则很普通，相貌陋。”英国人斯温霍1870年所著的《中国哺乳动物名汇》也讲到海南长臂猿，他自己没有获得标本，但说当地人知道得很详细。

1897年7月11日，英国人德圣克罗瓦购得一只幼小的雌性长臂猿。据说捕获时才生下六个星期，但据后来研究，鉴定生下了六个月，大约是在1897年初生的，由德圣克罗瓦饲养约六年，然后运往英国，于1904年1月26日赠予伦敦动物园。后来波可克用其作观察和科学试验。1905年发表一篇相当长的报告，为后来研究长臂猿的重要文献。1907年12月伦敦动物园又获得一只雄性海南长臂猿，威尔希用它和白眉长臂猿、白手长臂猿、爪哇长臂猿和敏捷长臂猿作比较研究。

在一张摄于1898年9月海口的照片中，一只名叫Jacko的长臂猿十分显眼。怀抱这只长臂猿的海口海关员工克鲁斯出生在中国，一生基本没有离开。据推测，这只长臂猿极可能是海南长臂猿，这张照片也极有可能是海南长臂猿最早的历史照片。

前人的发现和研 究都为后人进行海南长臂猿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多方研究表明，海

199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等人通过测定线粒体DNA控制区序列，确认海南长臂猿已进化为独立种。这一结论在之后被多次证实，至此，海南长臂猿的“身份”终于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

在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室徐龙辉、刘振河两位专家所著的《坝王岭上猿啸吗——海南长臂猿保护区考察报告》中，描述了长臂猿富有情趣的行为——啼叫。他表示，多年来在海南野生动物调查中，多次听到森林中传来群猿的合唱声。先是猿群首领(成年雄性)领唱，“呜喂—呜喂—呜喂……”，起初几声音短调低，继之则音调逐渐加强加长，而至高亢尖利，约经十多声领唱后，群猿便“哈哈”一齐加入啼鸣，音调短促连续，似似狂欢。周而复此，长达一二十分钟，叫声清晰、嘹亮，数里以外尚能闻及。

广东省曾经进行过两次野生动物调查。1963年的野生动物调查只是开展对该物种的种群数量调查；1978年至1982年第二次广东省的野生动物调查中，发现该物种的灭绝速度惊人，刘振河随即呼吁在霸王岭林业局建立海南长臂猿保护区。

1998年，海南省对霸王岭保护区的长臂猿进行了一次全面、缜密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霸王岭长臂猿的数量为4群19只。2003年底，原省林业局和香港嘉道理农场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长臂猿调查，结果证明海南全岛只有霸王岭自然保护区残存13

南长臂猿的系统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826年，美国动物学家理查德·哈伦将其命名为Hylobates concolor concolor(黑长臂猿指名亚种)，模式标本产地不明，只指出可能产于中国海南或越南。

1892年，英国动物学家菲尔德·托马斯根据来自海南的一件标本，将其首次定名为一个新种——Hylobates hainanus(海南长臂猿)。

但在此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海南长臂猿从被归为西部黑冠长臂猿，到被置于东部黑冠长臂猿种下，再到被认为是来自东京地区黑冠长臂猿的一个亚种，其分类地位始终存在争议。

1934年春，时任中国科学社图书馆馆长的刘咸参加了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率人类学组深入中部山区进行调查。后来他在《海南长臂猿的重新发现及其学名的鉴定》一文中回忆，当时有向导谈到了山中有长臂猿，翔实可信。不过那次他们没有采得长臂猿标本。

20世纪上半叶，虽然有许多中外动物采集队不断到海南岛进行调查，但均未发现海南长臂猿，直到1949年后才重新发现。1956年，复旦大学生物系与武汉大学生物系联合组成“海南脊椎动物采集队”到海南岛进行调查研 究，翌年4月14日在琼中海拔800米的大山密林中发现小群长臂猿，采集队采集到雌猿和幼猿各一只。

只。2013年10月，专家团队再次开展了海南长臂猿野外大调查显示，区内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从2003年的13只增长到2013年的23只，10年间长臂猿数量增加了10只，平均每年净增加1只，种群年均增长率为5.9%。近年来，霸王岭保护区每年都进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调查。2022年4月数据显示，长臂猿共有5群36只，种群增长呈现良好的状况，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此外，2006年5月至6月，由海南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组成考古队，在七叉镇境内的信冲洞内裂隙堆积和支洞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巨猿化石。根据地层和动物化石的特征，初步确定化石地点的地质时代为距今数十万年的中更新世。该地点的绝对年代后经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为距今40万—60万年前，由此证明60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是相连的。这是首次在我国海南发现巨猿化石，也是我国发现巨猿化石最南和海拔最低的地点。新的发现对探讨我国巨猿的地理分布、演化和灭绝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说巨猿与长臂猿分属于不同的目、科，但在某些方面已经极具相似性，巨猿化石的发现也为长臂猿的调查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讯息，具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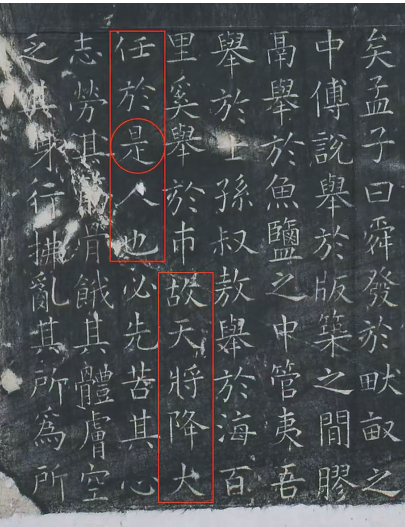
是人也？斯人也？

西安碑林《开成石经》拨迷雾

■ 郑学富

最近关于《孟子·告子下》中是“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引起众多网友的热议。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开成石经》清晰地镌刻着“是人”。《开成石经》刻于唐代，而《孟子·告子下》一篇是清康熙朝才补刻的，这说明最晚在明清之际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写法。

唐朝建立之初就大兴科举之风，培养学生的首要任务是熟读儒学经书。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所限，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大多靠传抄的方式记录，很容易造成混乱和笔误，势必影响平时学习质量和科举考试的水平与公正。唐文宗即位后，很欣赏精通儒学经典且行事正直的郑覃，先后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工部侍郎。太和四年(830年)，郑覃向文宗上奏：“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文宗对他的建议很重视，于太和七年(833年)五月，提拔郑覃为御史大夫，并于同年十二月诏令他主持镌刻石经。郑覃奉旨组织艾居晦、陈玠等20多名文人官员参与书写及校定工作，历时7年，于开成二年(837年)完成，故命名为《开成石经》。



西安碑林《孟子·告子下》镌刻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等文字的局部。资料图

《开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由114块青石组成，均为竖方形，每石均高216厘米，宽83厘米至99厘米不等，厚20厘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8层，共650252字。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它们比肩连接，绵延百米，两端有石柱夹护。刻好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也是读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必备“教材”。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开成石经》有40块碑被折断，未折断的也多有划痕。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尧典等人对石经残损部位作了修补，共刻石碑97通，立在《开成石经》周围，以补缺。

唐朝刻立《开成石经》时，《孟子》尚未列入“经书”范畴，故未收录。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不受统治者待见，直到五代后蜀才首次进入儒家的核心经典。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中，最终奠定了《孟子》儒家经典的崇高地位。清初陕西巡抚贾汉复悉心吏治，为民兴利，尤崇教育，多处修办书院，培育人才。他看到《开成石经》没有《孟子》，认为这样一部经典不列入其中实属遗憾。康熙三年(1664年)，他组织人员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7篇，计17石，36500字，并入《开成石经》，共称“十三经”。至此，《开成石经》囊括了儒学的基本经典。

1961年，以《开成石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石刻名录中位列第一。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齐白石笔下的螃蟹

■ 缪士毅



齐白石晚年所作的扇面画《蟹》。资料图

蟹，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文人墨客笔端的题材，尤其是我国历代不少画家以蟹为绘画对象，留下了许多蟹画佳作，让人品赏不已。《齐白石画集》中的蟹画就韵味独具，让人回味无穷。

齐白石(1864年—1957年)，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翁、老萍、寄萍堂上老人、借山吟馆主者、三百石印富翁等，中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的画家，擅画花鸟、虫鱼、蔬果、山水、人物，也画传统节令中的风物，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画大师，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画家之一。在齐白石的绘画创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

他画的蟹与虾。他一生画了许多螃蟹题材的名作，如《双蟹》《墨蟹图》《螃蟹》《群蟹》《虾蟹图》等。他笔下的螃蟹画作，有的描绘螃蟹生长环境的，如《鱼蟹》《芦蟹》等；有的反映人们捕捉螃蟹场景的，如《蟹篓图》《篓蟹》等；有的展现烹调食用螃蟹情景的，如《酒蟹》《蒸蟹黄酒》等。齐白石画蟹时，往往以浓淡不同的墨色绘出，有正面，反面各种姿态，体态活现，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蕴含着隐隐的动感，让人叹为观止。

齐白石一生酷爱画蟹，对画蟹技艺孜孜以求，促使其自己对蟹的绘画风格和技艺一变再变，精益求精，日臻完美。他说：“余之画蟹七十岁以后为之一变，此又一变

也。”又说：“寄萍老人八十七岁所画，八十之前不能为也。”

从《齐白石画集》中可知，其画蟹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画的蟹，蟹壳成墨团状；50岁左右画的蟹，其大钳往往张开，两眼近似逗号，蟹壳依然为黑墨一团，既不能表现壳的凹凸不平，也很难看出壳的质感；55岁左右至70岁期间所画的蟹壳往往由数笔画成，蟹轮廓清晰、层次分明，且有明显的笔痕，而蟹之大钳则不长，两眼呈细长形；晚期所画的蟹壳往往只用三笔，每笔皆有深浅，蟹壳、长足体现出极佳的质感。

此外，他还用水墨法表现蟹足的细毛，堪称一绝。正是在艺术上的不断追求，齐白石画蟹自成一派，就如他自己在题《蟹》时写道：“古今画蟹者神形俱似能有几人，非庵心忖于余，未足干古评定也。”齐白石画蟹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离不开他日常对螃蟹的细致观察。“我绝不画我没有见过的东西。”说来有趣，一日，他正与家人吃饭，忽然停下筷子，盯着盘中的螃蟹若有所思。过了许久，他仿佛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兴致勃勃地说：“蟹腿扁而鼓，有棱有角，并非人所思的滚圆，我辈画蟹，当留意。”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平常对笔下所画螃蟹的认真洞察，这恰是白石老人艺术创作成功的诀窍之一。